

林初文詩文全集

林初文詩文全集

明福清林 章

男君遷古度編次

書

上申瑤泉相公

頃因邊吏制虜失聞言者相勵稍及左右
明公累疏從 上乞歸中外呶呶章竊惑之
謹奉咫尺之書略布去就之誼章愚不佞幸

擇聽焉蓋聞之馳慮先人者不以疑畜變保業長世者不以逸廢成是故姫旦危而討賊孔明藉而出師此皆持獨斷之議發孤儕之烈先國家之急而後人言是以精格兩主意諭天下東歌西祀聲施於無窮何則動不亂誠有以相使也若夫懷譏畏觸捐寵辭勤無樹於國不白於當世使超景頓於末步而奇服失其幼好此一介之度非所置於大人之

等也豈足爲明公稱哉今明公總人倫

於甲第叅帝議於丁年姚姬之舉弗尚於

此矣三朝賴填靜百司承寬平咎尚之施

弗休於此矣嫩號上于四世遐武接於二公

丁之族弗亢於此矣出門牆者榮想丰采

者傾弘膺之聞弗宣於此矣然盛飾未衰而

齊觀易明姱修不倦而衆口遷旨豈名與毀

隨寵與嫉會是非殊方初終不同理哉蓋聞

之啓非常之原者必有天奉立不朽之道者必有人望今天下星辰雷電之異史不絕書草木禽獸之妖吏不輟奏水旱厲疫之災民不知所盜賊奸宄之釁歲無寧向此上天之仁聖主之福故相之蘖而明公之時也可謂有天奉矣今天下旣和虜而東南之財以之屈西北之兵以之闢中原之體以之騫而四民之氣以之鬱是故豪傑之士莫不

鳴劒抵掌願仗天子之威靈奉明公之指畫衡鷺於塞外而徑撤糗南之庭可謂有人望矣且虜自俺答以來二十餘年受爵賞通貢市彼利甚厚我恩不薄然猶藉口屬醜生心疆場我愈益往彼愈益來今且覆我官兵隕我命帥芟我畧土蕩我保城撲薊門闕宣府檻臨洮經年而不解使至尊爲之外顧大帥爲之中搖百執事爲之疲於奔命此

亦天人共厭之日矣夫順天者昌因人者強
失望者無親違奉者不祥 明公何不延謀
略之客檄封疆之臣使之建兵食之算厲戰
守之務聲虜王之罪而奪其號畢諸酋之情
而謝其款因其驕攻其瑕乘其不歸擣其虛
此兵家所謂有名之師無敵之象也外以警
四夷內以帖九邊上以紓 國愾下以旌官
常遠之軼燕然跨先零近之走寧遠而捍江

陵於地下此章所謂非常之原不朽之道也
豈不足爲哉何故去之夫宴而與圖者不可
以成勞動而干序者不可以致志是故虜不
戰不退虜不退公不可去何則天下之孰
重也今夫飼虎者厭之以犬豕而卒驅之則
必反跳而及人人或病癰而亟決之則必內
潰以至於死今諸邊之形無一不病矣陝西
万剥膚遼東旣擗腹宣大齒浸寒燕薊臂垂

委婺也知之將不恤緝一戰不忍何畱養齷
夫虜虎也驅之不克銅之難繼莫寢處之禡
猶未也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史固曰一
勞而久逸暫費而求寧利害之途行者所睹
我怒虜怠不可失也夫標大機者不牽於帷
牗之制行顯議者不震於雌黃之譖今公
攬内外之政兼相將之權主和戰之約嘗功
過之紀而感於毀譽寘其緩急杜門謝客僻

位而請息此非所以答高厚完名號也且夫獎室舉師罰舟選老小人之法君子用焉今日之事始禍者往觀釁者來往者旣逸罰來者不分謗是前無任人後無人臣安危之際專在公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寔丁我躬若謂此也公幸熟計是故明虜情之虛實審人言之興止料國事之失得保主眷之終始居不賴寵去不遺憂則身享丘

園而名載於春秋若夫上下未懷進退無與
棄所可圖委所可據是授人以太阿之柄而
自次於前車之轍也若然雖使蹈伯夷之巔
不爲高入子推之林亦不爲深何則因噎而
廢食非定利之經惡跡而疾走非已亂之經
也聞諸道路當邊事者狃開市之便微退虜
之伐陽守而陰和左行而右說此其爲執事
之虞甚不可不察也夫虜以殺將求我以薦

賄應應之而退是虜再克而我再敗也足以
爲執事辱不退是人蒙公而謂公蒙
上也亦足爲執事憂夫戰則爲功不戰將爲
憂爲辱一得兩失公何擇焉是故奮無悞
之斷定不賞之助獨表於昭曠之城朗然使
天下可知而後去之則我公之身名與天
下敦於太山請進其說昔者荀罃晉國之列
卿也一怒滅逼陽而諸帥不敢僥賈誼漢室

之孤臣也 耻事匈奴求屬國繫單于其主
之二臣一心何儻儻也今 公爲 天子之
元老抗人臣之殊數若慷慨任國指揮使人
靜則山岳動則雷霆先聲所出亦可以褫
裘之魄而制其命若然是使漢臣不獨恥而
晉卿無怒也 或者謂將不眞兵不盈敵無小
勝不可幸此固然然衛青一名將而崛起平
陽奴班超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此豈席先

之論頗厚集之衆哉是故破官格則班衛
凡肩倍士食則家人子超距決先勝則虜可
折之堂上何則用人妙而爲戰之術得也且
夫卜式首奮介子再使義之所激其鄉若流
公試請一人之令張六師之容倡不式
之計下必克之律千金募鼎士萬戶購禽王
豈今日六幕之廣九徼之長二三百十年生
聚敎訓之深無若三豪之輩來奔走於下風

者哉太公曰日中不爨是爲失時操刀不割
失利之期順天時填人心裂膏腴衛社稷在
此一舉公無再計昔者秦威立而應侯退
漢蹟定而子房歸兩讓有辭故可上也章愚
不佞竊願明公後唯良之意而尊姬葛之
行

上趙相公書

章不佞竊謂今日之事有七甚三不可知焉

天變于上星隕雷驚地變於下海嘯土坼
鱗出漢祟血入江妖服行都凶謠載道此異
甚也荆吳水涸川陥石焦乾冀多蝗幽豫無
草江浙諸州厲鬼晝見淮揚一帶道殣相望
此災甚也滇南之叛酋累世遼東之刦虜頻
年杭兵之奮挺閘關薊卒之脫巾驚
寢安慶之盜搖三路興化之寇警兩軍臨洮之戰
骨不收寧夏之兵聲未已此釁甚也都城子

弑父侯家奴賊主鎮軍屠制帥營卒戕長官
騎胡殺邊吏強夷逐蕃王衛士噪禁門郡

生堅兵幟此逆甚也貢途易塞武科難通廢
門旣顯勲族何窮介胄起傭刀筆雜隸商賈
盈巒冠紳浦市富兒有秩貧吏無資老生徒
死壯士長悲此昏甚也漕卒疲倉廩乏例官
壅帑藏虛歲幣傾匱奴橫河工竭瓠子哀罰
粟輸荒政歉贖金積公支微田賦增軍需閼

驥傳省邊餉藉此詘甚也籍亡符亂營空邊
削馬羸車朽弓弛矢鈍壘頽溝闊糧薄芻惡
鼓衰旂靡攻怯守怠此弱甚也夫國不堪其
一之爲多有此七者將若之何志曰附耳盛
則外國反叅伐暗則內兵疎章竊觀之適有
此象上天告戒其或在倭今戎馬擾江干冠
蓋讓道左羽檄馳關外簿書委案前刁斗喧
城頭絲竹蔽幕下芻豆爭軍中膏脂充橐底

此人情不可知也識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是故上兵伐謀致人而不致於人今水哨不出天津馬軍不陳河間舟師不具登萊車營不列真保守策不議臨清戰令不下平壤諸所寘力惟山海一關此兵謀不可知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是故百金一士而動稱師百萬今謂餉可減而党石之死爲不威敵可摧而祖宋之敗爲無

勇北兵計萬南兵計千議奪則如償議予則
如借議損則如儉議益則如奢此物論不可
知也當此七甚由此三可知竊恐哱劉復
生而關白且朝鮮我矣安危之冊非明公
誰主之夫天人相向理亂不相反文武相合
將相不相判是故定功淮蔡戡難漁陽討賊
西夏制虜澶淵此皆全業無異道也今經略
有重臣團練有大將本兵有碩卿叅謀有名

士明公於此信可以坐奠太山然天假撥亂之權人奉出師之令張廟謨決庭議采上算宣遠威百司所不敢與也昔者姬公吐食孫弘閑閣故成不憂二叔而武以得志四夷章非天下士願明公俛眉焉

上石大司馬書

章不敏闇於天人之際不知理亂之數然竊觀辰象參之時事真有可憂非過計也夫能

者圖未滋明者暗未萌旣萌且滋何可忽之
今天下亦叔世也災異疊見變故叢興水旱
厲疫民知死亡而復西蹙於虜東斃於倭外
僵於叛賊內困於苛政是故道路側目而觀
羣英雄搘腕而思挺閭關白之倡則抵掌見
唾劉之敗則反唇嗟夫二百三十年人心何
一旦至此哉抱怨憤覬功名也明公擁天
下之兵柄荷主上之眷倚退不得結江湖

之想進不得解帷帳之勞挾太山而履春冰
雖三尺之童寒心矣不以此時闢延納之門
收豪傑之幟決道傍之議建域外之助而出
憂無兵入憂無食畏首畏尾不一展布甚非
所以愛國家而完身名也夫治亂人所生
也兵天所制也是故太公之法以七十二人
應天候備王翼腹心一人爲上謀士五人次
之次自天文地利以至方術法算之流莫不

第舉不敢廢一今聞外之臣幕中之客能具
是乎抑猶未也竊見市名者營公門樹寵者
十援私黨所謂武帥非餒虎則喘犬也所謂策
士非憊驢則狡兔也此雖千百輩何補於軍
數矣昔蔡澤一言而權卿授印鄼侯片語而
辱子登壇夷吾以檻囚爲霸佐孔明以耕夫
稱帝師此非遭深知蒙顯拔懷報施而攄生
平安能定社稷之功垂竹帛之號於不朽哉

今明公求人若渴吐握之道卑矣聽言若流山澤之畧隘矣然而四方英猛未有至者何也後管葛之才不先范蕭之舉也竊謂朝鮮不復夷氛甚惡寧夏雖平虜燄益張而我師不滿十萬食不具信宿車不成壘馬不蔽隧旌旗不出塞樓櫓不渡江且賞罰吝而名實乖士氣不奮而羣不逞之心生不知明公何以處之語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又曰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悉四海之財力奉
人之威靈集羣雄之冊而總之以大司馬之
訓東征西伐何嚮不可然而得一士難也伏
惟明公圖之

上周大司馬書

昔陳平以六計佐軍孔明以七擒服叛陸賈
以寸舌結遠班超以數卒立威所樹不同用
要一也是故將能任人則折衝堂上士得乘

時則表蹟咸中豈不偉哉然而累世不一見者遭遇難也是故魏無知爲曲逆良媒徐元直爲諸葛賢介當代頌功永古載誼此乃公侯之舉儒生之望也若夫投筆而去裝橐而還班墮直前驅耳豈敢讓哉邇者播酉逆命謂墮不通聖命討之制在我公是周公東山之旅方叔南荆之歸也諸將奉壯猷三軍歌碩膚良賈待價良女擇媒某至不肖固亦知

之然松栢之林不問櫜櫟騏驥之廄不收駑
駘是使蟠木掩萬乘之器而要駕絕千里之
望也是以寧戚叩角百里鬻皮蘇秦掉舌范
睢禦順馮驩彈鋏毛遂奮錐揚雄獻賦李白
投詩王通陳策韓愈呈詞此皆遭時之異然
而致身之他岐也某生不辰然已逢明公矣

上某公書

昔者鍾儀援琴於晉景越石負芻於晏嬰鄒

陽上書於梁孝江淹陳詞於建平此數子者皆能攄忠信之悃動哀憐之情解縲紲之辱彰知已之名豈設言之獨善亦采聽之兼明也若夫鴟夷浮江靈均沉湘申徒蹈河徐衍入海卞和刖足史遷腐刑中散下獄士龍棄市梁鴻竄跡張儉投門皆使悲音流聲詩哀顏照簡策怨氣結星霜愁魂塞川嶽壬人細類快睚眦於一時壯士烈夫懷慷慨於千載

不亦傷乎某不才上之不能紓朱袍紫附王
公之榮次之不能乞升竊斗具左右之養內
之不能豐田高宅得閭里之光外之不能肯
酒嘉殽娛親朋之意高之不能入山逃林追
修潔之侶下之不能攀車迎馬爲徒隸之役
大之不能抗對高揖動權貴之門小之不能
和光同塵邀鄉曲之譽文之不能立典陳謨
潤太平之猷武之不能投筆請纓成慷慨之

烈以是而欲與世爭輕重潔短長是宵光與
燭陰爭耀昔邪與祝餘比麪焦冥與圖南較
形坳堂與無底量波也某知分審矣且人之
生也氣有所拘則窮通不改志有所固則生
死不化是故伯夷采薇子推抱木嚴光把釣
仲蔚閑園叔敖去相而不悔於陵辭公而不
爲固有所激於外亦有所植於中彼眎富貴
且不足動况其他乎何足怪也某入肆見司

書則竟日蒿目屢都遇名山則累旬滯跡眺望川原則發三歌之嘯徘徊風月則下一哭之淚侍長者若金狄之緘口對羣輩若泥偶之垂頭況無詹何便蜎之給足以悅衆口無方朔枚臯之滑足以悅衆耳家無宿糧懷有敝刺以此欲求媚於世免謗於人是隴廉希閭須之寵款假索纖離之價也不亦難乎夫仲尼至聖貉稽至愚愚者有謗聖者無譽察

倫品之所立究齊情之所趨此其極致豈論
其餘哉然則士有不易之評人有難執之議
非聖賢之度莫能觀過而知仁也是故孟軻
不以通國之稱而罪匡章云云此皆云云若
夫徇其疑似而不察其本末是隣有竊鉄之
子舍有盜金之郎國有匿珠之臣里有盜肉
之媳曾參殺人而王導賣友也不亦寃乎魯
聽季孫逐孔丘宋信子冉囚墨翟直生受疑

於盜嫂卞氏見怒於獻璧語云聚蚊成蜃鑠
金銷骨讒人之害自古苦之然美惡在己取
舍由人窮通有命愛憎何情故鍾離春醜女
也入宮則貴王明妃美人也嫁虜則賤且士
之相知豈必貴賤百里乞食而相秦寧戚飯
牛而伯齊古則有之某何望焉

與李僉憲書

代

伏惟台臺雷開龍劒斗邊紫氣長聯霜動羃

嫖海上黑氣坐寢是帝心之所獨簡而公
望之所全歸也某也以樗櫟之林廁鴛鷺之
末以孫子之分奉門墻之役得御則榮比登
龍蒙拂則價增顧馬囊在都亭旣厚幸矣茲
者偶抱犬馬之疾因起幽林之恩過里而梓
桑多潤澤入門而蓬草有光輝豈非日月之
隙照而江海之波及至此哉所恨伏枕不能
攀星輶采薪不能致野芹謹上咫尺之書佐

以筐篚之儀敢云恭敬聊布腹心儻赦其不
閑於教訓而無麾之俾委於草莽是使衰蒲
生色而病鳥歡呼能不勒頌青山而銘恩丹
府哉瞻戀尊慈伏乞台鑒

與梁霖寰兵憲書

暹羅之事明公知之必無益也無名無威蓋
武人不知大體司馬公一時爲所動耳某欲
繼以一疏而不得大主持恐當事者少書生

也明公起海南歷塞上譚及倭虜一言一令
肯爲直請于上或先通之司馬公注意行之
使不才希踪犬子而左右者笑涓人是亦手
載一時也詩一首并疏草上司馬公書奉覽
書曾因相知者致之某至此數日不知有何
說財教幸甚

與萬開府書

明公秉文武之資總將相之略天下士傾心

有日矣今以六七年難定之策一旦舉而奏
之左右孰不謂聖天子得人猶惜其推轂
不早哉壬辰之冬章有一疏欲以義兵從海
上伐日本當時亦自謂鯨生猛譖不謂今日
乃爲被倭第一籌章不恨証不用羈念國
家之病極矣頃因二三同志相許繼以一疏
當事者非無見知然而未有慨然任之者豈
鬼神厭關自欲盈其惡而使之自斃耶抑天

數千百年不賞之勳待明公耶竊謂明公蒙
主上之特簡當人望之素歸周公東征之
頃在此舉矣頃從貴戲下某將軍譚謂明公
方大延攬令人翛然有扳附風雲之想章不
才明公能郭隗之致天下士乎竊謂倭小而
狡以爲易破是夢人作醒語也以爲難破是
醒人作夢語也難易之間非疊見獨斷之士
莫可言者是故明公有此 命則章等此疏

不舉矣謹以揭帖奉覽伏惟左右少垂省焉

荅張錦衣書

讀足下來書與詩竊令人有輕頗牧而薄孟
嘗信陵之意何也料敵無近好士無遠才高
義盛兩無前也僕不才獻賦十年旣傷未遇
負鋏四方又愧無交頃者見夷狄之橫感時
事之艱不勝孤憤欲出一奇蓋謂不勤王師
不假官廩遠可以遏日本之衆使不敢合而

出近可以牽朝鮮之寇使不敢分而入譬之
捕鹿或角或犄以佐三軍亦當一鼓然握筆
而籌者書生之節也仗鉞而制者將軍之烈
也且伐遠非偏師之謀結旅非一士之義若
使足下登壇僕入幕收燕趙之望因閩越之
力揚絕域之威雪邊吏之恥虜名王報天
子取金印裂茅土使海上識異人而天下稱
男子也豈不亦快哉奇乎昔伏波標助於交

趾藥師紀績於高麗千載一時願足下勉之
與徐勲衛公書

明公抗公族之望負好客之名天下士景慕
有日矣所恨某不才向以孤狷無脫屨之門
今以窮愁無彈鋏之路幸得與某君者爲患
難友豈不爲其翩翩然爲明公馮生可因以
仰首一鳴於左右哉然而懷誼積想且經歲
月竟不敢以一刺勤闇人者知分隔也而忽

有責使之臨兼以大惠之覩則所謂趙宣子
之於翳桑晏平仲之於越石意不過如此如
此矣飲誼醉心顧分生媿撫膺頓足涕泣隨
之然而僕果有罪乎鑒償金之情援乞火之
事明覆盆之冤賜然灰之德是明公之大誼
非罪人之所敢望也遙企尊慈九頓不盡

與孟連洙奏府書

章不才少無賤態長乏貴交一忤上卿遂辱

丁東微削髮歸山則悖君師之訓欲乘桴浮
海則傷父母之心悲已竊思之士屈乎不知
已而伸于知已是以管夷吾遇威公獨興霸
烈越石父逢晏子並受賢名此三齊之顯事
而千載之休譚也側聞邢司馬公負東表之
望總南征之旅廣延攬之路拔廢滯之器此
管子解檻班生投筆之日矣章雖書生哉然
五尺之軀可以許國三十之舌可以却敵且

兵家固其素譚夷情亦所略覩至於上馬草檄下馬作露布迺其餘事不足言已若得因左右出縲綬置之書記列之叅軍雖相如之通邛僰介子之斬樓蘭馬援之征交趾李蹟之平高黎事可爲也何有於播酋乃以勤制帥哉若然使枯木樹功而汗竹書德旣出孟夫子之門不道晏平仲之事矣

答誠意伯右園劉公

僕孤生也未得出君侯之門執下客之禮然
向在都下每讀君侯奏議見方略甚奇與令
弟文學君數相遇譚君侯意氣甚真尹都護
出鎮時曾爲草薦疏首叙君侯疏雖不果上
然而慕君侯威名甚重是僕不才奉顏色於
文章注精神於左右也非一日矣今者縲繼
之夫何可爲君侯道哉窮愁數言得蒙矜察
且辱手書褒示勤懇是使越石父再世之知

而晏平仲失于載之名也能不令人泣下獄
禁近嚴修謝遲慢遙望台光寔多惶悚

又

每讀大疏知名公心事與日月爭光久矣幽
室之人謬辱垂憐兼之厚貺此誼不又高浮
雲哉獨念不才止以忤貴人坐議卽欲自白
必不敢復攘臂作螳螂狀倘仗太山之力得
然死灰於旦夕雖爲執鞭所欣慕焉

又

邢司馬用情我公之力也所以未得盡解趙
司寇公有說焉尚賴尊慈爲終全之聞 皇
上有推轂我公意不日當奉談笑青油幕下
矣豈不幸哉抑聞將相調則士附以平和之
氣發匡濟之略此公所急而僕所以報國士
之知也少賜垂聽幸甚

寄林立卿書

足下棄我去祇令人增慷慨已故數年以來
不敢致一言於左右者私心誠相薄也然每
對人前未嘗不稱及每獨處未嘗不念起繼
以泣下足下安得知之足下旣入太史公記
室卽首信眉翩翩青雲之側矣又安得有僕
乎然僕之生平足下所諒今日之寃足下所
覩賄如僕者誠不列于士君子之林也豈非
所謂負俗之累而多口之傷者耶復不自諒

欲效昔人立功異域故去歲有平倭一疏不
謂奉檄南還中途疾作畱淮上經年幸不死
入南都自歸司寇請罪而行遂作縲絏中人
矣所苦五載兇荒一家零落雀羅旣盈橐饋
不給圜牆内外骨肉燕越病囚相對終日酸
鼻天乎天乎何千金之子能制人之命至此
也司馬遷有言禍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傷
心僕始不信迺今知之雖幸物議之明未保

貴人之意恐貽全輩之羞不敢邀先達之寵
是以鉗口待命垂首居幽四顧無與誰可告
訴獨與足下數千里外致一慨已足下猶有
僕乎倭之動靜近復何如若封貢之議一決
則辯士謀臣不爲無事足下有志功名此正
乘風破浪之日也僕有故人某爲麻營坐擊
將軍其人智畧似衛霍而推賢下士過之足
下以僕事相告必不難出一奇爲我解重

也是使死灰復然千載下再稱縹緲之知已
也僕所舉歐將軍諸君所善丙卿兄弟輩幸
足下爲我一一訪之嗟夫古今人不甚相遠
此豈無一二朱家者流哉囚首病軀臨風欲
絕嗟嗟立卿能不動念

寄林大佐

吾大捷具魁礪之狀持揮霍之才希封侯之
烈立亢宗之名豈不偉哉時不行願年不

不畢志傷已亦可悲也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固性命之獨舛而英雄之長哀哉且仁不必
壽義而無兒此天地之尤無知而人情之所
甚戚者也嗟嗟而人不應備此然則遺腹之
徵豈蒼蒼者猶未慶之耶不才與有叔姪之
緣兼之意氣之列客中聞訃祇有驚悼不知
吾姪同氣之傷更當何如也一奠之致豈足
爲情天涯相望於邑不勝

與王如臯年兄

弟不才爲我諸弟兄辱多矣何敢爲足下道哉然平日寡交與不事產業一遭顛沛便爾不堪妻號寒兒啼饑橐餧無依綈袍誰戀悲哉悲哉足下知我能不能一動情耶獄書未上死灰難然敢令犬子告之閻人

答黃序賓太守

昔元微之旣失崔氏女有一絕云曾經滄海

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脩道半緣君此意正似林生今日每一
吟之悲不可止勿復論已然乍脫繩紲如鳳
出笯更思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
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踴躍屏息逐燕雀
盜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
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彷彿彿
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減六

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園
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
之感哉足下領專城託千里之命若使桑麻
蔽隴雞犬比鄰清夜月明歌管鼎沸豈令林
生寥落如是鄖城歌館蕭然一窮巷矣昨在
何公子席上獨見一劉生者若孫長花容之
流自言曾以事得罪五馬郎君之面於黃堂
之上雖色授神與竟不若相逢陌上桑間令

人又發一慨足下試思今日欲得班婕扇致
信於燕市青樓其可再乎無復怪林生已然
足下知林生之樂而不知林生之悲

寄李靜齋

廿六日行匆匆不得再面爲歎次日舟泊青
山口風潮大作非藉足下餘庇則僕輩六七
人盡爲魚鼈矣此已有天幸敢復道苦乎然
行李半爲無用路資都爲散盡行程又爲擔

閣奈之何奈之何更生已喜復不免有許多
苦卽知命者何以處此所幸足下爲芳隣僕
得寬幾分家慮矣前途之計更宜爲一籌之
乎危困至此或亦當亨稍得揚眉寧忘刻骨
燈前草草惟足下炤之幸甚

又

此曹皆以僕爲功名世利之徒故敢以得失
榮辱之說臨我不知其朋黨欺國罪浮於羅

吉之輩矣僕所以隱忍未發者蓋自有說非
吾閩無人至此也然當此之際足下不吝爲
我周旋一二此可以愧乎下井落石者流矣
誼何高哉誼何高哉每家中書來輒令人感
激流涕草草附謝餘不盡

與王生

不才累足下犬馬所不能報也然漂母一飯
韓侯千金此亦常理無足怪者不才之事幸

已可知豚兒與小壻九江之行願足下慨然
更不吝一助行李是使人慕誼無窮也敢忘
終始

報李靜齋

語曰予不期衆寡期於當尼此正今日足下
於僕之謂也感當何如前途事俱不如意然
亦且行矣又奈之何兒輩愚幼百凡更賴指
引惟以通家子之誼視之何如草草復謝懷

惡不能多及

與趙水部書

某未奉長者之訓然而想半采慕意氣有日矣不揣以不白之詞于左右之聽左右者不以爲罪而重之大惠以周之此所謂陳蔡之糧而縲絏之知已也某之寃固多憐之然恐未有排衆議而爲之破成案者必若赴闕又恐司奏者見阻如前奈何某向者曾以平倭

疏得一拜公相階下且上書一封詩一首少
竊顧盼之光矣幸得一言爲之譚及卽某不
才而公相方在吐握之時或亦以某爲愧而
振拔之乎一言活一家此陰隲比于公不淺
也惟慨然賜之

又

公心跡已明真足使含冤者一快也嗟夫公
旣知法司之情矣亦曾聞某之事乎幸今當

道者多見營適此大議不獨解網之時實然
灰之日也公一言九鼎肯爲隣婦乞火于故
姑乎仳偶入房寵生外望感恩之心雖死不
化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遺之
士也寧忘嚮者爲御車時乎

與何叅軍

足下父子名在鄉邦久矣然不謂張羅之門
有跫然之音也倘可爲力幸母愛一舉手嗟
夫雀知噏環蛇能報珠僕卽不才人也

與錢叔元

不見故人十年矣一圜牆內外猶作天涯悲
之悲之

與黃使君

某之冤前世因也願足下大發天人心速開

地獄鬼駕慈航于苦海如脩烟水之亭吹陽
火于死灰勝點寶珠之塔嗟夫趨人之急甚
已之私任俠之流君子不道然其事亦難而
其名亦不朽也特令幼子遠涉長江囚首病
軀臨楮嗚咽

又

吾兄實令我入獄然而實造我也不才何言
有感而已嗟夫十載風波兩年縲縶窮愁之

狀已不堪言然每聞太母起居吾兄勤靜時
可一慰使君坐黃堂驅五馬卧理之暇心中
亦復有故人乎東歸行李敢以勞執事者

與覃東隱

小作已付刻得假數簡以布罪于四方是大
惠也北信未知獄中秋氣爽然矣悲之悲之

答金壇少府王奎甫年兄

弟不諳世情以滋口語惟此大辱爲兄弟羞

每想故人存沒升沈二十餘年便爾如是幽
室之中四顧無與時一念至但爲涕零幸諸
貴人稍加憐察頃奉恩例得從寬罰而我員
直指公俯存鄉誼用力爲勤雖鎩羽蹶蹄尙
苦繫縛然而感恩實同再造矣使者之臨是
然足音乃知道駕相去不遠旣奉大教復拜
厚儀悲感交集如何可言草次附答情詞不
備且夕出獄或可候教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恕其過魏尚獲戾馮唐憇其
寃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司寇
公知僕之冤作得一疏莫可爲辭幸足下爲
終圖之

與丙卿大來書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
僕非有布季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

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雖不才亦足下之善人也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叅軍書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蔽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又

嗟夫今天下豈有舉于士者哉足下亦以是觀僕已僕不知兵何以報知已數言不次聊

以復之當道看何如

與錢別駕書

令姪別時道足下不忘故人有死生肉骨之意卽甘比部公數數用情亦有所自感激如何可言北邊事幸得一二當道者憐察奈奏府不以聞不知何故然而尙有待耳繫禁逾年貧病相逼妻孥在望饑寒亂心大子不識進退唯足下哀王孫焉

又

聞足下有藩相之命得無薄之乎膠東長沙
皆大儒事業浮雲富貴豈有限量願足下游
然行也今時事方殷當權者焦心蒿目日苦
不足得從賢王時觀授簡優遊文學之間不
猶愈乎僕之進止定于此時卽不得一洗而
去亦願士君子之知其心已凡可爲情幸毋
自愛倘膾餘之魚猶噴江湖之沫是足下之

波及無涯也

與某書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寃也難爲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笯猶縛其翼縱馬于達尚繫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鷺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令我媿嗟夫造物固有所忌於我何忌患難固

有所成於我何成。東教所云是勸我也。雖不敢當寧忘大德。

答吳長卿書

鳳皇之在于千仞不樂也。然使之久于笯中則悲甚矣。僕與足下何以異。此僕旣出辭多稱寃者。然欲其爲宴子越石父之事。則未敢望之也。足下何以爲我策。

又

使今日有築壇推轂如足下所云云則僕爲
駟馬行久矣豈其淹在因讀諸策草只增感
慨然亦自有用時願足下自愛也

與施學博書

僕從獄中讀楊太史公會語始知足下在中
都竊爲中都人士喜得賢師長又爲足下喜
得奉太史公之教也夫以足下高明之資一
旦聞性道之說正所謂時雨化之者其文章

政事豈不日班班矣乎然又聞諸道路謂足
下與高別駕頗有違言僕不敢信也竊聞之
別駕公長者足下與之官同地又同游太史
公之門正宜以道相上下爲中都人士表豈
宜有此倘有之非所以奉太史公之教也僕
與足下有姻友之雅雖不敢信亦不敢不告
幸足下自愛且無以僕爲誕也嗟夫使僕蚤
得侍先生長者奉其教若太史公者豈其沉

冥至此足下曾聞而悲之乎惟有以告我幸甚

答張中秘書

孤生忤貴人便當有今日敢稱冤哉敢稱冤哉窮愁數言聊以布罪僕非長卿流也楊得意安敢望足下下風戒教之恩已同骨肉伏枕感泣不知所云

與王中秘書

某不幸有口禍我公未識面爲之泣下此仁
人長者之誼也有道之世固無寃民然某之
獲罪則所謂曾參殺人者見諸高明幸爲一
白

與傅八石年兄

頃者附差船北上不謂反爲所悞卒卒不得
奉別遂作廣陵滯客月餘於此計無所出得
左右者之言爲見諸郡中長者或使張儀有

入秦之資而馬周無新豐之困也某非其人
何以報知已然而我年丈之誼白矣不揣冒
瀆台照幸甚

答戚南塘

憇非汲黯麌饗長揖於將軍俠豈馮驩揚短歌
于公等

簡友

昔泛東湖之棹草色未匀今登北極之樓蟲

聲已切念過客之不待惜故人之將分聊具
一尊幸勞二妙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又

十載宦游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
哉足下何以堪此

答歌者畫扇并詩

睠此齊純染以楚蕙展之則明月半輪照人
悅面揮之則香風一握滌我煩襟况乎新詩
瀟灑別話殷勤薛校書兼葭之辭幽情尚淺
李道姑薔薇之句麗思非常多不謂一時迺得
二絕雖江珮之贈未足喻其奇而形管之貽
豈能希其美哉嗟夫羅雋有夫旣謝使君之
意玉簫不死曷慰故人之期勉事所懼敢忘
斯眷草草裁答不知所云

與傅民部八石

某不才羞我兄弟勤我同鄉諸明公感恩旣
盛負愧益深然念被禍以來七八年於此此
身幸不死累繫妻子幸不轉溝壑亦賴一二
湖海之交若所稱金陵馬公子者多也公子
之先大人春汀公於金陵爲賢士夫而公子
字惟渥古之俠士又以行誼著諸薦紳間爲
佳公子今將之維揚訪其故人閩郡之司李

公我同鄉也願得一言奉而謁之幸藉以爲
姻壻之望且因此以投門下之分不營薄劣
使爲之介痼軀難從敢告守者公子風度見
常自喜之惟無愛方尺之席幸甚

與鵠惟渥

不知此公作何面孔向人足下試因聶先生
見之倘知有林生當爲之抵掌一談也某復

又

相逢未幾暫別亦難薄暮一茶過我爲慰

又

諸君南游者待足下已久僕又待足下鑿定
北行之計此出不宜更遲遲也且夕絕糧敢
呼庚癸非望泛舟之役假廩人之餘足矣小
介還當乞糴輸上